

伽蓝梦

赵长天



NIX



JH7-57
37

伽蓝梦

赵长天



石化 S086995M

浙江文艺出版社
XINDALUSHUXI



069781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编辑 邹 亮

伽 蓝 梦

赵长天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境)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48000 印数0001—205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427-3/·399 定 价: 2.90 元

内 容 提 要

社科院的两名研究生利用暑假到齐平山考察，无意中
发现从明朝起就与世隔绝的太昊国，并且太昊人的智力个
个超常，经研究与他们食用当地的“伽蓝菜”有关。于
是，古老的村落一夜间闻名于世，形形色色的现代人蜂涌
而至。太昊社会顿时陷于混乱，古老的文明与美德随之土
崩瓦解。

小说围绕“伽蓝菜热”的兴衰，勾勒了各个阶层的芸
芸众生相，编织成包罗万象的社会世风图。透过这一出类
似闹剧的荒诞故事，小说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浪中人们的思
想观念和心理状态受到的冲击，由此产生的浮躁情绪和倾
斜心态，表现了在传统与现实的价值选择中道德反向与认
同的尴尬处境。

第一章

1

所有故地重游者都承认已经不认识这座城市。在他们疲惫的大脑皮层里，这里的石板小街还象阴阳两虚者的皮肤，潮腻腻沾满夜半渗出的冷汗；青苔满有历史感地爬上墙角，继而占领白壁黑瓦的院墙；雕花门环上暗绿色的铜锈绝不是人工装饰出来的，也就绝不是廉价的附庸风雅。悠远的历史在这座城市里处处都是可见可闻可以触摸的具象。正因为可见可闻可以触摸，也就可以轻易地用推土机把它们抹去，代之以宽敞的柏油大道，镶上马赛克亮光闪闪的宾馆大楼，用铝合金、茶色玻璃和镀金花饰装扮起来的堂皇餐厅……但这些堂皇的玩意儿固然堂皇，却总有点象从来没穿过西装的角色被配上新浆的衬衫硬领和真丝领带，不那么自然。已经不止一次听到外来的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建筑史家、风情画家以及各种各样具有历史感文化意识未来观念的有识之士的抱憾。至于那些只有二百年历史便把什么破烂都当作古董的美国人摇头晃

脑评头品足就更加理所当然了。对于在现代化建设中失落传统特色的讨论已开始在报纸上展开，外国人的反映已通过“内参”卓有成效地传达到上层，据说已引起决策者们的重视。但那些在美国人眼里或许不值几个钱的“亚现代化”建筑依然源源不断地代替着被美国人看作很有价值的破楼旧宇。毫无办法。或许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人也会到处去寻觅那些破砖残瓦当作宝贝用黑丝绒衬托着供起来，我们的后代或许会责备他们的前辈缺乏文化眼光和审美修养，但他们的前辈却依然只能这么做。尽管他们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确实破坏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

无论如何，对于基本生活条件尚未改善的人来说，考虑什么“文化气氛”等等，还未免奢侈。况且，在这座城市，不堪入目的破落楼房尚比比皆是，本届省政府和市政府考虑自己能否连任（连任的首要条件是能否为老百姓多做几件好事）尚且来不及，要求他们为一百年后子孙的高层次需要着想，就过于苛刻了。但有些事情，等一百年以后再来考虑，又确实来不及了。

毫无办法！历史就是这样，在左右为难中向前走去。

历史总是在左右为难中向前走去。——孟显德对自己偶然想到的这句话很感兴趣，又觉得“左右为难”的提法不准确。历史总是在矛盾冲突中向前走去。历史总是在两难境地中向前走去。历史总是……

他忽然觉得无聊。对警句式语言的兴趣是中学生水平。中学时代已经很遥远了，虽然他还在读研究生，按正常日程表，应该74年大学毕业，现在应该是……历史却不是按照“应该”来发展的。

又是“历史”！他对自己恼火了。搞上这门专业竟象走火入魔。搞历史的人首先要面对现实！他弯腰拾起一片树叶。鱼骨状的膜下

类叶片精巧得象艺术品。这座科学城的绿化十分讲究，每条路都有双排行道树，一排梧桐白杨桉树等落叶品种，一排松柏等常青树，两排大树间又栽上冬青黄杨和蕨类灌木，连冬天都满目青葱，春夏就更加繁茂苍翠了。

科学城是人们对毗邻的科学院分院和省社会科学院的统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部愈来愈多，这样布局的合理性就日益显示出来。所以，两院虽然分属科委和宣传部两个系统，却合资修建了高级知识分子住宅区。

听说，为了争当这片高知楼的设计师，民用建筑设计院曾闹过一场风波。缘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的民宅设计历来受经费的严格限制，容设计师自由驰骋的余地极小，从外形到内结构都翻不出什么新花样。难得有一批省委特批的高标准住宅，谁不想大展身手？

设计果然极好。每幢楼外形大体相似，却又都有一些异处，既有整体的和谐，又有局部的变化。外墙有乳白色，有浅黄色，衬着浓浓的绿荫，朴素又高雅。叫人扫兴的是那些阳台和窗外堆着的吊着的破竹筐、烂席子、马粪纸包装箱……社会学研究所真该就近列一个研究课题。

孟显德走到三幢二号门口。他看着标有“桑”字的电铃按钮。只要轻轻一按，就会奏起漫长的电子音乐，直到你坐下来，接过端来的茶，门铃还会不厌其烦地自我表现。他没按。当然不是害怕电子音乐，而是……他说不清是否该用“害怕”这个词。桑珊是他的导师。刚听到这个名字，他有些奇怪。桑珊应该是个小姑娘的名字，而不该属于年过半百的老妇人。他随即被自己的想法逗笑了——老妇人也是从小姑娘过来的呀！可是，等他见到桑珊老师

后，又不禁一怔。她完全不能称为老妇人。他曾经在心里用各种词汇形容过她：绰约多姿、风韵过人、端丽、清雅……都有点象，又都不准确。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年近花甲的女人还会有如此的风韵。或许是因为没有生育过，或许是内在气质的作用。初见时，她的庄重，她的冷峻，使他犹如面对观世音神像，既敬仰，又敬畏。随着时光流逝，渐渐熟稔了，她也就随便起来，并无导师架子。他却从来没有缩短过和她的心理距离。

门自动开了。

“你怎么不按门铃？”

“喔……刚想按。”

“快进来。”

孟显德在客厅坐下。桑珊去厨房沏茶。住宅设计很科学，进门左手是厨房，右手是客厅，穿过客厅的另一扇门才进入内走廊，烧菜的油烟绝对进不了卧室和书房。客厅收拾得一尘不染，想必书房卧室更加洁净。他从没越过客厅。在过份洁净的房间里，他不自在。

她端进两杯咖啡。

“我给你打电话是2时15分，你走过来15分钟够了。我估计你会磨磨蹭蹭，还需要加5分钟。”她看看钟。2时37分。她得意地笑起来。

他陪着笑笑，问：“桑老师，您是让我来讨论论文选题吗？”

“是啊，论文选题。先把咖啡喝了。噢，对了，你自己加糖，我喜欢喝清咖。”

他从糖罐里钳出一块方糖。

“一块不够甜。”桑珊说。

他又加一块。

桑珊摇摇头，又给他钳进一块，用小勺子搅匀。

“我自己来。”他脸红了。

“这件衣服不错吧？”她指着身上的白色细绒线镂花开衫，“才43元，给你妈妈也去买一件。”

我妈妈可穿不出这种衣服，尽管她也才六十岁。孟显德心里想，忽然发现桑老师化过妆，极淡极淡，不留意根本看不出，却精神多了。他没料到老师会化妆，而且在家里。因为我来？他心里一抖，忙把眼光躲开。

“怎么？”

“没，没什么。”

“老啦，没有自然美了。”

“不，您不老。”

“小孟，对老师还口口声声‘您’？”

“那……”

“想不出称呼？叫桑老师、叫桑大姐、叫桑珊，都可以嘛。你还可以创造发明，叫珊大姐呀，或者简便点，就称你，称……哎，我妆化得还可以吧？大学时，我是文工团的，还有点基本功。”

“跳舞？”

“话剧。我的志愿是搞艺术，没想到却钻了一辈子故纸堆。”

“怪不得你的论文那么有文采。”他脸热了。他不会恭维人，即使说的是真话。

“是吗？还没人从这个角度评论过我的论文。我确实反对把学术搞成个干瘪老头子。”

“论文选题……”

“对，到我书房来谈吧。”桑珊推开通往内走廊的门。

孟显德脚步迟疑。据他知道，很少有客人越过客厅进入内室的，这就成了一种规格，一种特殊的待遇。

书房是朝南的大房间，临窗的写字桌大得可以摊开十几本书，占据了整整一堵墙的书柜顶天立地，令孟显德羡慕不已。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这样一间书房呢？

他叹口气。起码必须当上研究员或副研究员。谈何容易！一部三四千年的中国史，有多多少少人在研究，有多多少少历史著作，有多多少少分朝代分专题的历史学专家。看看这书柜吧！

桑珊的书是分朝代归类的。在清史这一格里就有：

清朝初期的八旗圈地 刘家驹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沙俄与东北 佟冬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简明清史 真逸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

清史编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清史 肖一山著 台北华冈出版社

清代史学与史家 杜维运著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

等年表 章伯锋编 中华书局

档房论史文稿清朝春曹题名清朝贡举年表清朝新设职官年表清朝重要职官年表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五聪儿起义乾嘉苗民起义史稿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清代奴婢制度读清史稿札记明末清初的学风清朝开国史研究……

满墙书脊密密麻麻垒成山，沉甸甸压过来，压得喘不过气。

“你在想什么？”

他转过脸，正撞上桑老师的眼光。他赶紧垂下眼皮。他受不了，不仅因为桑老师。无论和谁交谈，他都不敢看别人眼。两双眼对视，总是他先躲开。他承认自己实在是个很懦弱的人。

“嗯，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的论文……”

他不好意思说下去。三十七岁了，还在奋斗毕业论文，桑老师三十七岁已经出版三本书已经是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副主任！

桑珊笑起来，笑声象瓷器碎裂一样清脆尖利。“不要太急，题目选得准不准，巧不巧，关系很大。”

“……对……”

“我们放松一点聊聊吧，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是的。”

“你妈妈身体好吗？”

“还好，总那样。”

“买点人参蜂皇浆给她，老年人吃点有好处。”

“她不肯吃。名贵补药她从来不碰。”

“人参算不上名贵药啰，都是人工培植。”

“她也弄不清，听到人参总说是名贵药。”

“对了，现在有一种滋补药，抗衰老的，成份都是普通药材，没有一样名贵药，叫《还精煎》，我这里有几盒，你来看。”

孟显德跟桑珊走进另一个房间。是她的卧室。床上缎面被散乱地摊着，好象主人刚刚从被窝里爬出来；白色的睡袍、粉色的内衣、肉色的丝袜随便丢在沙发上。阳光透过粉红色的窗帘也变得柔和了，给这间充满女人气息的屋子罩上慵懒的氛围。桑珊进屋就甩脱鞋，赤脚站在驼色地毯上，马上又不好意思地打招呼：“噢，

对不起，我习惯了，进卧室就……”

孟显德踏在门槛上，看着桑珊。桑珊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躲开了。孟显德的感觉很奇特，还没有任何人在他面前这样惊慌失措过。向来都是他躲开人家的眼光而不是人家躲开他。所以今天，他第一次堂堂正正地把眼光逼向一个女人。除母亲之外，他从没仔仔细细端详过一个女人，包括姜小玲。他很奇怪，这第一次居然是对着自己的指导教师。

桑老师的头发还是乌黑的，蓬松地在脑后挽成S形的髻，本来经常被垂发遮掩的耳后的颈项就裸露出来，一直裸到肩，裸到锁骨，裸到衬衫开口很低的胸际。她皮肤白皙，也还很细腻，虽然不如妙龄少女的光滑和有弹性。所谓弹性云云，是孟显德根据书本知识想象出来的，他本没有好好观察过妙龄少女的皮肤。所以，仅这一截白皙细腻的女人皮肤就足够令他心跳加快了。他不可抑制自己用眼睛向下读去的愿望，那隐隐约约可以看出的后背的脊沟，那透过丝质衬衫和镂花开衫隆起的前胸的点和弧线，那拘谨而不放肆的腹部和臀部以及那双裸着的脚。踩在地毯上的赤脚可以说是完美的，细长的脚趾有些害羞地蜷缩着，指甲盖还很光滑，没有一个灰甲，脚背柔软丰腴却不显臃肿，后跟那么圆，那么小巧，小巧得叫人怜爱。这双脚或许是她全身肉体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这使人联想到她的脱鞋或许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场戏的一个高潮。但孟显德没这么联想，他只感到自己身体在膨胀。实在是很可怜的事。这个并非没有机会，仅仅因为自己胆怯处处设防而对女人很陌生的男人，竟被一个长他十几岁仅仅残留了些许女性魅力的女人所激动，所神迷得心旌摇荡。但这异样的激动使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男人，一个正当盛年的男子汉面对着一个女人。而这个女

人……他冷静下来。他冷静地意识到面前的女人早已遗失了她的黄金年龄。她身上的光彩仅是昙花一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漂亮并且年轻的女人，比如姜小玲。作为女人，桑珊在他面前只能自惭形秽。所以她都不敢正眼看我。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舒畅，他笑起来：

“我走了，桑老师，我还有个约会。”

“约会”两个字说得潇洒极了。

树荫筛子一样过滤着空气，林荫道外的耀眼阳光将幽静小径衬托得格外迷人。孟显德经常去桑老师家，却从来没注意到这条路的美妙。他走得很快，他设法放慢脚步，体内有一股活跃的力量在冲动，在跳跃，不肯平静。桑老师送他到门口，怯生生的神情和她的年龄不相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孟显德还是有些感动。仔细想，又有些奇怪。桑珊在社会科学院乃至全省学术界都很有名气，或者可以说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个女人的一生不知吸引过多少男性，这些男性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据说直到最近还有一位颇具魅力的一级教授追求她，均被冷冰冰拒之千里。尽管她青春早逝，但那种冷艳的贵族气质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孟显德有些得意。她看中我什么呢？仅仅是年轻？

他相信桑珊的眼光。年轻貌美的男子多的是。她不会仅仅以貌取人。过去大概是过于自卑了。三十七岁又怎么样？搞社会科学不象搞自然科学，念大学之前的社会经历对于历史学研究者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你应该有一个大的计划。”桑老师送他出门时说，“从历史文化的角度选个综合的题目，我们再找时间……”她替他开门，她一

直送到太阳底下，“你明天再来吧，好不好？一定选个好的角度……”

他看着洁净的柏油路面上阳光和阴影织成的碎花，做游戏一样每一步都去踩那阳光，似乎在追逐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大的计划！”他想，“是可以有个大计划。”他忽然觉得可选的题目很多，比如民族问题，比如分裂和统一的问题，都是既有历史内蕴又有现实意义的选题。不要太急，放松一点，桑老师这个意见是对的，搞个大计划！他觉得自己充满自信，同时又有点内疚。他不该那么残酷地向桑老师说出“我有个约会”，虽然，他现在确实是去约会。

2

别人说她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她漂亮。姜小玲认为自己不漂亮，任何夸她漂亮的话都是虚伪的奉承、俗气的客套，是她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

其实她不难看。至少孟显德不觉得她难看，尤其她生气的时候，小嘴唇撅起，显出特别的可爱。他斜眼看她，欣赏她的“怒容”，并且奇怪自己能这么平静。他向来不敢惹她生气。只要她垂下脸来，他心里就七上八下。他随时小心翼翼。比如现在。夏时制午后三点钟的太阳气势汹汹扫荡着还没来得及栽上行道树的大街，榨尽水分的空气好象经过化工厂处理，失去了大自然的柔和。这种天气这种时刻无端端的就会惹人发火，何况她已经在发火。今天很特别。从桑老师家出来，他仿佛换了一个人。嘴角不由自主露出一丝笑意。

“你还笑？”

他收回笑意，分析她是真发火还是假发火。女人这门学问和历史一样深奥，不能小看。

“你不要吞吞吐吐的，到桑老师那里去了，是不是？”

“我没说不是。”

“为什么不主动说？”

“你又没问，再说也没什么事。”

“是呀，没什么事，就跑到人家家里去。”

“你不要瞎猜好不好，我是有事去的。”

“你自己说没事。”

“我是想去问论文选题，可是……”

“可是她的兴趣不在论文。”

孟显德忽然想笑。她怎么已经象管丈夫一样管起他来了，以后真要是建立起法律认可的关系，不知会怎么行使职权呢！

“怎么不说话？”

“你希望我说什么呢？说：‘不错，你分析得很对，桑老师感兴趣的确实不是我的论文。’嗯？”

姜小玲一怔，“她感兴趣的是什么？”

“你说呢？”

“态度恶劣，你什么时候学坏的？”姜小玲笑起来，忽然钻进路边的冷饮店。孟显德忙掏钱，“我来买！”姜小玲却已经把冰砖送到面前：“等你想到买呀！”

孟显德知道风波已经过去。从现在的脸色分析，刚才也不是真生气。她当然知道桑老师不可能对她构成威胁。她不过是拿腔拿调发发嗲而已。发嗲或许是女人展示其女性魅力的一种绝招。孟显德觉得自己也应该设计几个绝招。

“哎呀，滴滴嗒嗒，衬衫也弄脏了，你呀，吃没吃相！”

孟显德手上的冰砖确实一塌糊涂了，他不明白姜小玲的冰砖怎么就不容易融化。

“擦擦干净！”姜小玲递过一块花手绢。

孟显德擦擦衬衫，也擦擦手，莫名其妙想到一则传闻轶事：周恩来和杜勒斯在日内瓦见面，握手之后，杜勒斯摸出手帕来擦擦手，周恩来针锋相对，也摸出手帕擦手，并且把擦过手的手帕扔进痰盂里去。要不要把这朵花手绢扔到什么地方去？这想法很古怪，孟显德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莫非潜意识里有一种什么对抗意识？

他对目前的心态很满意。终于从自卑中跳出来了。以前老是想到她父亲是一级教授，她年轻，她……

自卑感是种很危险的东西。

“暑假我要出去。”孟显德把手绢还给她。

“哪里去？”

“青平山。”

“青平山？去干什么？”

“……玩儿呀，最后一个暑假，好好玩一玩。”

“青平山有什么风景区？”

“风景区就没意思了，免不了就有很多人工的痕迹，游人也多，一点情趣都没有了。”

“还有谁去？”

“没了。人少才有探险的味道。带顶尼龙帐篷，在野外露宿。搞历史不能光坐在书斋里。历史学如果不和考古，不和采风，不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就变成一门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活力的学

科了。”

“可是我要去开会。”

“开什么会？”

“桑老师答应我跟林教授去参加大连会议。”

“噢？”孟显德一怔。他也很想参加大连会议，这类学术活动沟通信息，结交朋友，对今后发展很有好处。但他只是淡淡地说：“那你去吧。”

姜小玲奇怪地打量孟显德，“你好象变了。”

“变坏了？”

“不……说不上好或坏，算了，我跟你到青平山去。”

“不去开会？”

“你不欢迎我？”

“敢不欢迎你吗？”

她在他腰眼里捅了一拳。

孟显德很满意。为了动员她跟他一起去青平山，昨天整整想了一天：怎么提示，怎么措词，怎么显得落落大方……都白费神。

太阳光好象变成一种有形的物质，很有分量地压下来，压得眼皮都睁不开来。皮肤上的毛孔收缩得使汗液无法通过，身体就变成一个密封的皮囊，裹紧了一团热气，好象随时都会爆裂开来。两条腿就象麻痹了一样不听指挥。他们实在没有探险和山区野营的经验，真正进入大山深处，才发现原先的准备有点象小孩子玩游戏。要按预想横穿青平山区绝无可能。起码，连最低限度的口粮都背不动。顶多再往前走一天就必须顺原路返回。但按地图所示，前面有个无名湖泊。湖畔景色一定很好，无论如何要走到湖边。